



五彩路

胡 奇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五 采 路

胡 奇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有三个男孩子，他们的家居住在一处很远的雪山里。一天，人们传说解放军叔叔修了条五采放光的路，这三个孩子为了寻找幸福，就决意到这条路上去看一看，于是偷偷地离开了家乡。

路途上，他们迁到很多艰难困苦，但是他们的信念却一直没有动摇过。

最后，他们寻找到了幸福，同时也深深理解了幸福的意义。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金捷中 周秀清

五 采 路

胡 奇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印张 1插页 90千字

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2版

1978年8月北京第11次印刷

书号 R 10009·76 定价 0.30 元

目 次

雪山下的村庄.....	1
惊人的消息.....	6
爷爷的腰刀.....	17
秘密会议.....	24
湖边鸚鵡.....	33
在灼热的砂地上.....	43
黑毛帐篷里的老奶奶.....	47
三只想家的鸟儿.....	54
草原奇迁.....	63
在绿色的森林里.....	69
眼睛里的黑云.....	79
在前进的道路上.....	85
村里的骚动.....	92
兰雾.....	97
营部的帐篷里.....	105
和熊打架的叔叔.....	117
长了翅膀的马.....	126
亮晶晶的商店.....	134
黑乌乌的铺子.....	142
长长的道路.....	150

雪山下的村庄

在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些孩子日子过得真寂寞，因为他们居住的村庄长年累月的被雪山封锁着，他们很少接近外边的人，外边的人也很少接近他们。

假如有一人意外地来到他们的村子，或者他们的某一个亲人从远方归来，那你瞧吧，就象猎人围山打猎一样，孩子们准会把这人团团包围起来，大家就争着问长问短，这时，你就是长了一百张咀、一百条舌头，也回答不完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。

这天，孩子们在村外用小元石块做打牛角的游戏^①，正当一个胖脸孩子快要把一排牛角全都打翻，在这决定胜败的当口，忽然聂金爷爷的小孙子——外号叫“尖眼睛”的丹珠，大声叫了起来：

“快看呀！快看呀！那边不是浦巴叔叔吗？他回家来啦！”

哄的一下，孩子们都扔下小石子，立刻聚拢来，顺着丹珠

① 把牛角并排放在一条线上，隔开一定距离，谁要是能一次用石块接连把牛角打翻，谁就算获胜。

手指的方向朝雪山望去：远处，在雪山弯弯曲曲的道路上，浦巴叔叔跨着他每年回家都骑坐的枣红马，正向村子这边走来。

浦巴叔叔的亲侄儿桑顿，高兴得两只脚直在地面上跳，后来，他再也没耐心等浦巴叔叔走近来了，就象一个刚刚从手里抛出去的元石子似的，离开跟他站在一起的朋友们，一个人向着浦巴叔叔飞奔过去。

留在原地的孩子猛地一怔，立刻骚动起来了，争着向浦巴叔叔拚命奔跑过去。

骑在枣红马上的浦巴叔叔，也不知道是看见他的亲侄儿桑顿了，还是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感动，他一面放松缰绳，让马迎着孩子奔跑过来，一面用手指卷住舌头，“日——”的一声，吹出又响亮又悦耳的唢哨。

枣红马还在刚收割的青稞麦地里打旋转，孩子们就欢叫着，从四面八方把浦巴叔叔包围起来。桑顿不知从哪儿来的猛劲，一个箭步窜上前去，伸手抓紧马笼头，强迫那匹窜跳着的枣红马安静下来。

浦巴叔叔刚一落地，桑顿就把额头伸过去，在浦巴叔叔宽宽的额头上碰了一碰^①，然后就和叔叔紧紧地拥抱起来。

“桑顿，你长高啦！”

“是吗？奶奶说，等到明年，我就能跟着你到草地上去放牦牛了！”

“好哇！瞧你快成大人啦！”浦巴叔叔拍拍桑顿的肩膀，亲

① 藏族人民的礼节。

热地说。

“浦巴叔叔，我呢？我没有长高吗？”丹珠见浦巴叔叔称赞桑顿，急忙推开身边的孩子，前进一步，插咀问道。

浦巴叔叔故意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说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丹珠一听，咀倒没说什么，可是眼瞪着浦巴叔叔，心里嘀咕着：瞧，浦巴叔叔的记性真坏，连我都不认识了！去年冬天，你不是带我到河那边的松树林子里打过猎吗？那一回我们打到三只黑貂，难道这也能忘了么？……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”浦巴叔叔眯了眯眼睛，“你是聂金爷爷的孙子，那个外号叫尖眼睛的丹珠哪！”

丹珠这下可乐了，他那两只又细又长的眼睛，好象两颗小星星似的闪出了亮光。

“浦巴叔叔，你记好，今年你再去打黑貂，可别忘了带我去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少不了你，我怎么能忘掉你这个尖眼睛呢？”浦巴叔叔弯下腰，直瞅住这个孩子的眼睛。“不过，这事先要用眼睛侦察好，要不就会扑空。”

丹珠向来就性急，浦巴叔叔刚说完，他紧接着说：“浦巴叔叔，那明天晚上就去打吧。在河对岸那三棵笔直的松树底下，就常有黑貂来找松果吃，我亲眼看见过两次。哼，什么也瞒不过我的眼睛。”

丹珠说着，就用细细尖尖的眼睛横扫着每个孩子。特别对桑顿，瞟了又瞟，好象说：“桑顿啊，你只会跟浦巴叔叔到草地

上放牦牛。我呢，我能跟浦巴叔叔一块去捉黑貂。你懂吗？黑貂是多么好的野兽。依我看，当牧人可没有当猎人好。”

孩子们见浦巴叔叔尽跟丹珠一个人讲话，很不满意，有人便朝丹珠嚷叫起来：

“丹珠，害臊不，天下的话都叫你一个人说完了，浦巴叔叔还要跟我们说话呢，快站到一边去！……”

“孩子们，你们这一年都过得好吧？”

“浦巴叔叔，好。”孩子们齐声答道。

“阿爸阿妈们呢，也好吧？”

“浦巴叔叔，阿爸阿妈都好。”

孩子们嚷着叫着，把象一根铁柱子似的浦巴叔叔围得更紧。浦巴叔叔左手按住那柄银光闪闪的腰刀；右手一会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发，一会又摸摸那个孩子的脸旦。孩子们在他的抚摸下，个个象小野雀子似的，嚷叫得咀都合不拢了。

这时，只有一个身穿老羊皮袍子的男孩子，孤零零的站在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。浦巴叔叔一看见他，就赶紧朝那个孩子跑去。

“曲拉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”

叫曲拉的那个男孩把两手一抬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迎着浦巴叔叔说：“他们都把你围住了，我站得高些，好把你看清楚呀！”

这孩子长得又高又瘦，两颗乌黑的大眼珠子，不知为什么总是流露出一付惊奇而沉思的神气。咀唇经常绷紧着，好象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似的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浦巴叔叔对曲拉象对自己的亲侄儿一样，也让他碰一碰自己的额头，然后又把他紧紧搂抱在怀里。

“浦巴叔叔，你换了一件新袍子啦！”曲拉仔细观看了浦巴叔叔的紫红袍子，眼光又移到他系在腰刀柄上的一条绿穗子上，沉思地说，“这穗子也换啦！去年你回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这穗子是红色的，对吗？”

“嗯，你的记性真好。曲拉，你说说看，这条穗子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哎呀，你们都快来看哪，瞧这穗子多光亮啊，又柔和又漂亮，比羊羔的毛还轻哩！”

曲拉把绿穗轻轻提了起来，用惊奇的眼光欣赏着，可是，不大一会，他的脸色忽然暗淡下来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把绿穗子放下。

“曲拉，为什么叹气？”浦巴叔叔和曲拉并排走着，奇怪地问道。

“浦巴叔叔，你还记得我去年跟你说过的话吗？”曲拉慎重地反问了一句，脚步一步比一步慢了下来。

浦巴叔叔也放慢了步子，用关怀的口气说：“曲拉，你还小，你想，我带着你到外边去东奔西走，你哪能受得了那些苦，隔一二年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浦巴叔叔，我已经不小了，外边再苦我也不怕，我就怕看山口错仁老爷的那座大屋子，连他家的狗，跑到我们这小村里来，我心里也象扎了根刺，看着都心烦！”

曲拉轻易不急躁，这时不知为了什么缘故，皱起眉头，咬紧嘴唇，仿佛受了委屈似的。

浦巴叔叔心里也难过起来。

原来，在曲拉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被错仁老爷害死了。他是一个叫相巴芝玛的穷苦的女邻居，每天向人家讨些羊奶慢慢喂大的。

如今曲拉一天天长大，也一天天懂事了。他牢记着谋杀他父母的仇人，还强烈地要求独立生活；他觉得，总是让相巴芝玛这个穷苦的妈妈来养活自己，是一件很不过意的事。

“浦巴叔叔，我能养活自己了。带我走吧，我再不能让相巴芝玛妈妈来养活我了。”

“曲拉，你放心，等你骨头一长硬，我就带你走。现在相巴芝玛妈妈养活你，你以后也养活她就是了。”

浦巴叔叔和曲拉谈着谈着已走进村里。在他们身后，孩子们有的牵红马，有的牵马鞭子，大家又闹又嚷的，就象大队人马开进了村子似的。

在这队人马后边，桑顿和丹珠正在争论一个重大问题：到底是牧人比猎人好，还是猎人比牧人好。

惊人的消息

浦巴叔叔一回到家，桑顿奶奶又是哭又是笑的赶快点好神灯，向保佑家中老小平安的护法神叩了头，念了经，这才心神安定的走到儿子跟前，同他说话。

“浦巴，神总是把喜事降临到我们头上。真没想到，错仁

老爷今年牧场上牛羊会长得那么好，也没想到你什么事也没有出，就平平安安的翻过大雪山回到家里了。”

“阿妈，你说的是罗。这一会，真正的太阳已经照到雪山上了，恩情的父亲想到雪山了，解放军同志在雪山上修起公路了！”

浦巴叔叔一面喜气洋洋地说，一面伸手在牛皮口袋里掏。一会，他象变戏法一样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竹篓香喷喷的茶叶，两大块亮黄亮黄的酥油^①来。

“阿妈，赶快打一筒酥油茶。桑顿，快去请客人来坐一坐，痛痛快快地谈一谈。今年要说的事可多啦。”

可是站在旁边听说话的桑顿真不愿意走。当真，今年浦巴叔叔回家来，说的话比往年更有意思，什么“真正的太阳照到雪山了”，这难道说浦巴叔叔今年走过的雪山，都被太阳晒化了吗？还有，“恩情的父亲”这是说的谁？“解放军叔叔到雪山上修公路”，为什么在村子外边的雪山上没有看见他们呢？……

“叔叔，”桑顿请求道，“请你把这些事情统统告诉我吧。”

浦巴叔叔不了解孩子们最容易心急，他却要桑顿马上去请客人。

桑顿走出门，他最先到了聂金爷爷家里。

“聂金爷爷，”桑顿摘下山羊皮帽子，朝老人恭恭敬敬鞠了一躬，“我叔叔今天从牧场回来了，他请您带丹珠一块去坐坐，喝

① 一种用牛奶提炼而成的脂肪。

点刚从外边带回来的酥油茶，谈谈天，您有工夫吧？”

聂金爷爷的胡须又白又长，端端正正地坐在羊皮褥子上，斜着眼看了看桑顿，说道：“工夫不能用金银宝贝来比量，可是工夫要比金银宝贝贵重；既是您叔叔派你来请我，那必定有正经事谈，我自然要去一趟。”

桑顿把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算了算，再找不出一个比聂金爷爷年岁更大的人了。虽说他已经八十出头了，可是在今年春天的赛马大会上，却不服老，硬要跟小伙子们赛马。不过桑顿不大欢喜他，因为他张咀闭咀总好教训人。桑顿在这位老人跟前只站了一小会，便借故跟丹珠走到屋子的一角去。

“桑顿，”丹珠在他自己家里总是小声小气说话的。“你说，浦巴叔叔请我去喝酥油茶，我该戴什么样的帽子好？”

“你愿意戴什么就戴什么好了。”

“那我就戴黑貂皮。”①

其实丹珠早就决定好了。他只是为了找机会显示自己曾打到过黑貂，才故意绕弯子说话。

“丹珠，你知道不知道，”桑顿也故意装腔作势地说，“刚才浦巴叔叔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‘真正的太阳已经照在雪山上了，恩情的父亲已经想到雪山了，解放军同志在雪山上修起公路了……’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……”丹珠比桑顿的性子还急，就睁大又细又尖的眼睛，吃惊地问道。

① 藏族人民欢喜把美丽贵重的兽皮兜在头上当帽子戴，故叫“戴”黑貂皮。

“哎呀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叫我怎么跟你说好呢？”

桑顿见丹珠被自己难住，心下十分得意，骄傲地朝他的朋友，那个在平时爱出风头的丹珠眯了眯眼睛，满意地笑了笑，然后撒腿跑出屋，去邀请相巴芝玛妈妈和曲拉了。

他还没赶到相巴芝玛妈妈的家门口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路边的小河，发出丁丁咚咚的声音，好象有人从河岸上走过来似的。

桑顿一听到这声音，不由得就想起相巴芝玛妈妈的丈夫多吉伯伯。在早些年，多吉伯伯被错仁老爷派到远方去背货物，不知走过了多少地方，后来他经过一座险峻的雪山，摔了下去跌到大河里淹死了。

“现在从河岸上走过来的，会不会是多吉伯伯呢？……”

桑顿越想越害怕。他离着相巴芝玛妈妈家还有老远一截路，就高声喊叫起来：“相巴芝玛妈妈在家吗？”

“什么事情呀？”

黑暗的河岸上，果真走来一个人。桑顿的心就怦怦地跳了起来。

等那人走近，桑顿发现是曲拉，连忙警告他的朋友道：“曲拉，奶奶说过，精灵鬼怪到晚上要去河边喝水的，你一个人到那里去作什么啦？”

“你问我作什么吗？我一个人作的事可多得很。”曲拉虎声虎气地说，仿佛对桑顿表示：我什么事都能作，什么也不怕。

“哦，我可知道了。”桑顿记起，曲拉常说要给相巴芝玛妈妈在河岸上盖坐大屋，就握紧朋友的双手说，“曲拉，快把那又

大又亮的房屋盖起来吧，我一定来帮你忙。”

“你说得好容易，这里每块土地都是错仁老爷的，他要是准许了，能盖得起来吗？”

“为什么盖不起来？”

“我问你，木料哪儿来？房基脚怎么挖？浦巴叔叔不是说过：‘年纪还小，象那样大的事还不能做！’”

两个朋友手拉着手，闷声闷气地走了一阵。桑顿想起浦巴叔叔说的那些话，心中有些激动起来：

“曲拉，今天浦巴叔叔说的那些话很特别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，真正的太阳照到雪山了，恩情的父亲想到雪山了，解放军同志在雪山上修起公路了。曲拉，你懂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曲拉用心思索了一下，他也说不出什么道理。

桑顿领着相巴芝玛妈妈和曲拉回到家里，一推开屋门，就发现家中的一切都变了样。

首先，他看见火池子里已经燃着了火，这倒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：火上坐了只从来没有见过的亮晶晶的小锅；还有，地上铺了一张从来没有见过的绿毡垫，这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：奶奶正神气活现地坐在绿毡垫上，把几只描画着金龙的白瓷碗摆好，又抓起一只高颈子玻璃瓶，把瓶里的红酒斟在碗里。

桑顿疑心自己在做梦。忽然他听见聂金爷爷又用教训人的口气在说话了：

“浦巴侄儿，斟在这碗里的是不是天上的甘露？你应当立

刻供到佛爷的神坐上去。”

“聂金爷爷，这不是甘露。这是恩情的父亲派汽车翻过雪山，给我们这里送来的红酒。”

等新来的客人坐定，桑顿特地紧挨着浦巴叔叔坐下，并且用神秘的口吻问道：

“叔叔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亮晶晶的小锅，这绿颜色毡垫，都是恩情的父亲派汽车翻过大雪山，给我们这里的人送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罗，桑顿。”

“叔叔，你快说说，汽车是什么东西，恩情的父亲是谁啊？”

紧挨着聂金爷爷坐着的丹珠，戴正头上的黑貂皮帽，又用手拍了两下膝盖，看了桑顿一眼，说道：

“你怎么连恩情的父亲都不知道？浦巴叔叔正跟我们谈解放军修公路的事，你一来，就把谈话搅乱了。”

“瞧，丹珠这人真不害臊！怎么能当着大人教训我？”桑顿越想越生气，就对丹珠很不客气地说：“快闭上你的咀吧！你呀，你就象聂金爷爷说的空肚子六弦琴一样，是弹不出什么好听的声音来的。”

桑顿奶奶见孙子得罪了小客人，抬起手摇摇桑顿的肩膀，又跟浦巴叔叔说道：“好啦，浦巴，你就接着刚才的说吧。要叫我想，难道佛爷真睁开了眼，让那些解放军在大雪山上，就平平安安住下，又平平安安动手修公路吗？”

“当然是佛爷睁开眼睛了。”聂金爷爷庄严地摸着白胡须，眼睛显出虔诚和感动的神情。“要不，凭他什么人也爬不上那

样高的大雪山。”

“错仁老爷常说佛爷的灵光总照着他，数他的福份最大，他也爬不过去吗？”

“丹珠，不要说蠢话，错仁老爷从来不自己爬大雪山。他过坐小山，连马也不敢骑，总是让人背他。前年，派我去背过他一次；早些年，曲拉的阿爸也常派去背他过山。”

浦巴叔叔的话，引起大家的同情。曲拉紧紧闭着咀，看着火池子里窜跳的火苗，暗暗点头。桑顿奶奶憋不住，看着曲拉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年老多智的聂金爷爷，用手指蘸了几滴红酒，弹在火苗上。这是他驱赶恶魔的一种表示，然后慢声慢气地说：

“浦巴，恶魔不能和善心人同坐一条毡垫，豺狼不能和绵羊住一个窝棚。今天你只谈解放军，别的话都不要去谈它。好侄儿，你就接着往下讲吧！”

浦巴叔叔讲的故事也确实新鲜有趣，不仅曲拉、桑顿、丹珠听呆了，连聂金爷爷也睁大眼睛，唯恐漏掉一个字，全神贯注地听得入迷了。这些故事，最叫人猜不透的是：人们从来没见过看见解放军点神灯，也没看见他们向佛爷叩头、念经，居然也有本事叫雪山低头，要河水让路；他们也不用牛邦马邦，恩情的父亲就派汽车爬过雪山，运来很多人们见都没见过，想都没想过的东西。据说，有许多村庄就因为修起了公路，那儿的青稞麦和豌豆长得比过去多了。在牧场上，往年牛羊一遭了瘟，那就没法子治。今年，自修通了公路，汽车就载着穿白衣服的姑娘来帮忙，每次只要她们往牛群羊群里转几圈，牛群羊群马

上就象草原上发光的珍珠，灾也去了，病也除了。

浦巴叔叔和牧场上的人一起，帮助解放军往雪山上运过粮，拿起铁锤打过坚硬的石头；那时他们都感到解放军的工作进行得真困难，但是象神话上说的一样，却把一坐坐雪山打通了；一段段公路接通了。

凡是有公路的地方，那里的皮毛变得值钱起来，以前，连一串玻璃珠子^①也不值的羊皮，现在能换到很多比玻璃珠子更值钱的东西。

丹珠听见浦巴叔叔谈到皮毛的事，就十分注意起来，半年以前，他希望有一把小刀，就拿了自己的黑貂皮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跑到山口错仁老爷开的铺子里，店伙翻翻黑貂皮，摇摇头，只愿给他一尺什么也做不了的兰粗布。

“浦巴叔叔，在公路那边，黑貂皮比羊皮的价钱怎样呢？”

“丹珠，你自己知道，黑貂皮是顶贵重的皮毛，”浦巴叔叔的眼睛放出满意的光采，“要是你愿意，我可以把今天带回来的这些东西，换下你的黑貂皮。”

“不能吧，”丹珠把浦巴叔叔摆在屋里的小锅、茶叶、绿毡垫、白瓷碗、红酒迅速扫了一眼，不相信地摇着脑袋，以为浦巴叔叔是在故意逗弄他。

“这不是开玩笑。丹珠，你成年累月只呆在自己的村子里，哪能知道外边的事，世道早变啦！”

浦巴叔叔谈得很诚恳。这一阵，所有的人都更加注意地

^① 藏族妇女欢喜装饰，奸商常常用并不值钱的玻璃珠子去骗取他们的皮毛。